

雾都

当代作家丛书

● 曾宪国



长江文艺出版社

曾宪国

雾都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正平

封面、插图 方隆昌

雾 都

曾宪国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6插页 209 000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 500

ISBN 7—5354—0158—9/I·140 定价：2.55元



曾 宪 国

四川重庆市人，1944年生，12岁投身社会，当过搬运工、电工、煤矿工、炼钢工、外线电工。现为《重庆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曾发表短篇小说多篇，出版中篇小说集《嘉陵江边一条街》。《雾都》是长篇处女作，曾在《当代作家》大型小说双月刊上登载。







内 容 提 要

一幅川味十足的风俗图——湍湍嘉陵江，波嘶浪吼，沉浮俱现；漫漫雾都城，芸芸众生，百态莫辨。

春夏秋冬，潮涨潮落；朝暮晨昏，雾淡雾浓——大主任失却去昔日风范；老钟馗险跪拜浪女脚前；民警郎错阴阳苦寻佳偶；阔老板痛丢掉双双金莲；生意人缠万贯路人挤眼；流打鬼成正果明镜高悬……还有那窈窕女哭命薄处女身一时难全；山里妹端人碗压情火二结姻缘；孤苦妇叹过婚美满事三番受阻；俊俏因卖色相入歧途四度临监……

好一座雾的都城！活脱脱一个个天府男，巧灵灵一位位川家女，在雾街上穿行，在雾巷中寻觅，在索求各自幸福的殿堂。

《雾都》——鲜明的时代特色，强烈的现代意识，独特的人物个性，巧妙的艺术构思，勾魂的情节安排，浓厚的生活情趣……这一切，将带着我们步入一个雾的世界。

Don 19/02

○ 开篇闲言

重庆嘉陵江边的小河顺城街是修在古城墙上的，它象法力无边的神明不经意丢失的一根飘逸的带子，静静地躺在颓废的城垣上，串起街两边的人家，如穿起一颗颗的珠子。

生活在激荡。串珠仿佛被一双无形而又无情的大手搓揉，珠子与珠子在发生磨擦，碰撞……

嘉陵江在街下面流淌。古老的小街象粘在轮子上的沙粒，被带进一个新的世纪。

使人彷徨、惊讶、迷惑、激动的一九八六年哟！

象嘉陵江发沙水般疯狂找钱的一九八六年哟！

○ 第一章

这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广藤椅子，小河顺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曾有多少任在上面坐过？当它垫在庄平安的屁股下时，已经是被人磨得光光滑滑、油油浸浸的呈暗红色。不过，庄平安这天觉得它似乎长出许多尖尖的刺来，锥得实在坐不住，便起身掀开它，在办公室转了好几趟圈子，几次又到了办公桌前，就是不愿坐下去。

一缕阳光从对面民房的屋脊上斜射过来，透过这办公室的玻璃窗，把桌上的一封信烧得彤红。这是一封群众来信，下午上班时才落在他手里，但信却是由市文化局转来的。他把信拿起又丢下，丢下又拿起，薄薄的两张信纸使他心情也沉重了。他最后一次丢下那封信后想再不看它了，可是那封信偏惹他去看，它躺在桌上仿佛变活了，在自顾长大，还发出刺目的光，顽强地宣布它的存在。

庄平安停住步子，扭头厌恶地望着那封向他挑衅的群众来信，颈子鼓着很粗的筋，那神情简直也在赌气。他终于按捺不住了，抢步过去把那封信捡起，放进提包，稍顷，似乎

又想到什么，取出信，锁进了抽屉。一刻也不能再呆在这里了，除了内心的烦躁，还感到有一种可怕的危险在趁他不留意的时候，悄悄包抄拢来……

他毫不犹豫地抓过提包，出了办公室，“砰”地带上门。

两个月前，庄平安当上了办事处主任，其时三十六岁，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十多年来，他在街道办事处当办事员，素以办事干练，考虑问题稳健著称。他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对交下来的任务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对那些不圆满的事，从不当领导的面指出来，而是悄悄地、适量地加以修正，使其变得圆满。完成了，也决不向领导点穿，仿佛下达的任务本身就无可挑剔。有一次，领导通知他，市里要派卫生检查团下来，要他准备迎接，但怎样迎接？领导拿不准，也没有向他作明确的交待。他很想了一阵儿，并结合以往的经验，制订了一套具体迎接方案：以“街革委”（当时的名称）的名义通知各地段做好环境卫生；每段写出二十条宣传卫生重要性的标语，贴在显眼的地方；狠抓一个地理条件好的段在完成上述规定外还要求多出三分力气，同时把段上的学习室打扫布置一番，准备好烟茶，供检查团的同志走累了歇脚。他的方案得到落实。检查团如期到来，他热情地带着检查团的同志走了一遭。结果，一切如他预料，“街革委”被评上了市里的卫生先进单位。在总结会上，他首先发言说这是领导重视，措施落实，抓得具体所换来的荣誉。

庄平安的确是让任何当过他领导的人都由衷地认为他是一个可靠的人，什么事交给他，你都可以安心去睡大觉，他会

把事办得妥妥贴贴。在同事面前，他从不卖弄自己的能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别人不愿去干，他却无声无息，不显山不露水地去做；而对那些吃亏在明处又不费力的事他总是离得远远的，尽量让同事们去做，并且装出自己不是不愿做，而是的确没有功夫的样子。他一切掌握得有分有寸，使人们觉得他的内心世界完全袒露在脸上，那粗眉、大眼、蒜头鼻、厚嘴皮，无处不给人憨厚、率直的印象。因此，在调整领导班子时，从上到下都想到了他，他被推上小河顺城街最高领导者的地位，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上任以来，他继承发扬了以前的才干，让上级领导认为他是一个可靠的得力助手，让下级人员感到他是一个可信赖的领导。他是机关里尽心尽职、可敬可佩、让人称道的一位干部，任何人都愿跟他打交道，任何事他没有办不好的。

今天，他却被一封群众来信弄得焦眉愁眼，宛如游泳遭劫，被冲进了漩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不能解脱。

信，是他住家的小河顺城街依仁巷的居民联名写的。全信如下：

市文化局：

我们是小河顺城街依仁巷的居民，在我们地段上原来有一座“三圣殿”，那是明朝时修的。抗战时期，遭万恶的日本飞机炸毁，嗣后，伪政府拨款进行了修复。解放后，说是破除封建迷信，不准去烧香拜佛，“三圣殿”便日渐冷落、荒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三圣殿”遭红卫兵捣为平地，砖头泥巴也被倒进了嘉陵江。

现在，不是政策放宽了么？经济可以搞活，那么精神呢？宪法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既然政府拿钱修复了别的寺庙，为什么不修复“三圣殿”？如果是经费紧张，我们愿意自己集资。俗话说得好，“涓涓细流汇大川”，我们有决心办成这件事，并相信在将来的一天，“三圣殿”定会重新矗立在我们依仁巷。

你们不必答复。我们去信是使你们了解有此事而已。

致以

敬礼！

小河顺城街依仁巷居民

签名

一九八六年×月×日

后面的签名，密密麻麻有整整一张纸，有的一个签名还代表一家人。更使庄平安恼怒的是，第一个签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妈妈任秀芝，紧接着的是与他家有着说不清的瓜葛的区文化馆传达室的门卫高树云。

市文化局把信转到小河顺城街街道办事处，并作了批示：这是新时期里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动态，其内涵非常复杂，望你们慎重对待。

这“对待”如何讲？化为具体该怎样做？既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动态”，作为专管文化的部门为啥子不明确表态？那算不算文物？该修不该修？是好或是坏？光说句不咸不淡的话就丢给我们，似乎还很重视，这不是踢皮球又

是啥子！现在有些事就有这么怪，有甜头的好事漏不下来，漏下来的尽是烫手的炭球。

庄平安越想越气忿，“咚咚”的脚步恨不得把地球踩个洞洞才解气。从办公室出来，一路有人点头招呼他，也没有把他肚子的气消释。

对上级部门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庄平安固然气，但那也是搬石头打天，奈它不何的事，最后气来气去，还是落在了那些给他脸上抹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街民们头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全国人民在大张旗鼓干“四化”，忙得一天巴望变成两天用，本街道的人却还有心思去搞集资重建啥子“三圣殿”，为泥巴糊的菩萨重塑金身，硬是生活好了，钱找多了用不完，想玩味玩转去了，破除了恁多年的封建迷信又当成为香东西！

这些念头一过，更叫庄平安难忍受的是签在他妈名字后面的那个人的名字，他高树云也跑来凑啥子热闹？他不是本街的人又不在本街住，却把名字签在了任秀芝后面，其用意，不是摆出架势，故意让庄平安难堪么？

一出办事处大门，庄平安突然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便站在街檐边，赶忙眯起眼，等适应街上的光线后才动步走去。

二

头一发桃花水涨过了，嘉陵江又流出了轻柔的绿色。

太阳昏昏地照着。鳞次栉比的房屋，拐来弯去的街道、小巷，远处逶迤的山脉……在一种淡红色的雾气中显得恍惚、迷离。若是站在枇杷山或者鹅岭往下望，在淡红的光晕中有两条从山的夹缝中飘逸出的闪光的带子，一条是长

江，另一条便是嘉陵江了。两条江从云天外急切切奔来，象两个情意缠绵的恋人，互相思念着、呼唤着、欢跃着、拥抱、亲吻在重庆朝天门，坦率、热情、真诚地向人们宣告它们永恒的给合。它们爱得深沉，爱得热烈。是在炎热的夏季么，它们更不掩饰那种狂暴、粗野的爱，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下的白昼，或是繁星笼罩下的夜晚，它们互相搓揉、碰撞，然后又紧紧地绞结在一起，直至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才发出甜蜜、幸福的呻吟，不息地向生命的源头奔去……

当地的重庆人爱把长江叫做“大河”，而把嘉陵江叫着“小河”。他们爱大河，也爱小河。千百年来，大河与小河象母亲的两条丰腴而又温暖的臂膀，轻轻地、温柔地把重庆人抱在怀里，喂养、哺育他们，使他们长成了山一样挺拔的脊梁，山一样壮实的身体，他们秉承了大河热情、爽快、豪放的性格，也继承了小河的纯真和多情。

大河与小河同是他们的母亲；他们都是大河与小河的儿女。他们承受着母亲的恩泽，他们也感激母亲的恩泽。他们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大河与小河给重庆城带来了繁荣。

此刻，却是小河顺城街冷清清的时分。街头的农贸市场下市了，各类贩子们守着自己的摊子或挑子在盼着晚饭前的最后一次闹市快些来临。街上的吃食馆子和茶馆的老板们，昏昏欲睡地坐在柜台里面，懒洋洋望着街上稀少的过往行人发呆。

兴友火锅店开起了“冷堂”生意，堂上的三口铁锅里的卤水翻翻涨，白冒着的牛油、麻辣香气香了半条街。

老板牛三娃慢吞吞从里屋出来，双手往上一伸，长长地打了个呵欠，走到堂口前，突然望着江边发了愣。

出火锅馆，横过街，一溜陡直的石梯坎伸向江边，那里是码头。离码头十多公尺的上游，靠着一艘小拖轮，船尾聚着几个小伙子，四个在玩扑克“拱猪”，一个在钓鱼，另一个在吹口琴，吹着“美丽的姑娘我见过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清冽冽的口琴声悠扬地在江边荡漾，弄得江边慵懒而又静谧。具有节奏感的均匀的浪子拍着、摇着小拖轮，然后又互相追逐着涌向岸边，缓缓地爬上鹅卵石滩，爬上去又退下来，显得勉强，极不情愿。

“你吹，吹个屁！”钓鱼的小伙子开骂了，“把老子的鱼吓跑啦，好半天，浮筒也不动。”

口琴声戛然停止，吹琴者楞他一眼：“各人眼睛走神，鱼早把食子叼光啦，怪哪个！”说罢，又把口琴衔住，“呼噜呼噜”乱吹一气，随后将口琴在手心里拍打两下，甩干口水，悻悻地放入屁股兜里。

消失了的口琴声引来了寂寞罩住江边。几只野鸽子仿佛耐不住这寂寞，“扑啦啦”从觅食的鹅卵石滩展翅飞去，渐渐消隐在明晃晃的天空里。

太阳昏昏地照着。江水不慌不忙地流着，流过小拖轮，在船尾扯起一个接一个小漩涡，发出潺潺的细语又向下流去……

在伸进江水的石梯坎上，兴友火锅馆请的女帮工——“小丘”，绾着裤脚，正站在水里洗牛毛肚、鸭肠子。她穿的鹅黄色的细绒线衣，紧紧地裹着丰满的身子，衬得乳峰高耸，腰杆儿细，江水汨汨地流到她跟前，掀起浪子拥着她，吻着她

那出水莲藕似的白嫩的脚肚子仿佛不忍离去。披肩长发不时从背上滑下来，掉进水里，她伸直腰，头一甩，黑瀑布似的头发张开扇面，撒出无数细密的水珠珠，又乖乖地收拢在她背上。

她明白，那船上的小伙子吹口琴是为她吹的，那钓鱼的小伙子骂人也是为她骂的，而这阵的静寂也是为的她。

还是船上的小伙子忍不住了，有人从船上丢过来一句：“妹儿，洗那么干净等哪个来吃？”

“回去问你妈！”她头不抬，硬梆梆还转去。

她一出声，仿佛给船上发去了行动的信号，“拱猪”的，不拱了；钓鱼的，不钓了；齐都堆到船屁股上，你挤我拥，推推搡搡，伸长颈子尽盯住她傻笑。

“几爷子发疯啦，安心要把船翘翻！”船头传来咒骂声。

谁也未理睬，只嬉皮涎脸地跟“小丘”搭白。

“妹儿嘴凶，看找个男人不撕烂嘴！”

“撕不得，撕烂了没得亲的！”

“等我去把她娶过来，关在屋头慢慢教。”

“轰”地响起一阵粗野的笑声，惊得寂静四处逃散。

“小丘”挺直身，愠怒道：“砍脑壳的，爬没学会就想学人走路，各人灵醒点学会开船，免得回屋遭妈打屁股。”

笑声变得更浪更野。

一艘客轮开过去，卷起一道高过一道浪子，涌过来。

“快些，抓住，鸭肠子遭浪跑啦！”一个在江边洗衣服的妇人惊颤颤吼道。

一副鸭肠子飘飘荡荡要沉没在水里。“小丘”返身去